

刘香成

“今天,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想要理解这个复杂的国家,都不要忘了,那些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的图片,曾经就是几亿人真实的生活方式”

用照片记录那个年代的中国



外国记者身份与华人面孔,让刘香成能顺利开展工作。据统计,1979年至1981年,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65%的图片都是刘香成拍摄的。他的照片保存了中国那个年代的记忆,画面中既有国家领导人,也有平民百姓;既有进行中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有城市里逐渐增多的巨幅商业广告和现代化设施。

捕捉到“决定性瞬间”

1991年12月25日傍晚,美国CNN的工作人员正扛着摄像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毯上来回跑动,一眼望去他们好像在主场作战;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即将以一方主流媒体进入另一方首都核心直播其最高领导人的辞职演讲宣告结束。

刘香成(Liu Heung Shing),时任美联社驻莫斯科首席摄影记者,这个戴着眼镜、身手敏捷的美籍华人,1990年初被派往苏联之前,已在中国、印度、韩国及南亚多地工作了十几年。

这一天,刘香成挎着相机,走进那个即将上演重头戏的房间,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的桌子正对面,巨大的三脚架支撑着一台老式电视摄像机,刘香成不慌不忙坐在三脚架下。旁边的克格勃提出警告:待会儿直播,不许拍照。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鉴于最近独立国家联合体已经形成的局面,我宣布辞去我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职务。”摄像机电流低鸣,时间分秒流逝,“一些错误完全可以避免,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演讲接近尾声,刘香成早已算好快门和光圈参数,他悄悄拨动相机旋钮,只等戈尔巴乔夫手中最后一页稿纸落向桌面。

——咔嚓。

一个时代落下帷幕。

刘香成用镜头捕捉到了这一“决定性瞬间”,为此,他后背挨了克格勃一拳。

第二天,这张戈尔巴乔夫扔下讲稿的照片,几乎覆盖了全球各大媒体头版头条,拿下新闻人眼中“最昂贵的地皮”。1992年,刘香成因对苏联解体的出色报道赢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2023年6月9日,“刘香成镜头·时代·人”大型摄影回顾展于上海浦东美术馆启幕。展览现场,戈尔巴乔夫手中稿纸呈虚边动态的代表作旁,刘香成并列展出了他同年拍摄的另一张照片:1991年,在基辅,担

心通货膨胀的人们到当地银行提取存款,画面中神色忧虑的乌克兰老人颤巍巍的双手和捏着的钞票同样呈虚晃状。

步入浦东美术馆四楼展厅,观众仿佛走进一条时空隧道,展览以“面孔”“姿态”“时机”“刺点”“人群”“风土”“后记”七个单元,呈现了刘香成近两百张珍贵摄影作品,这是他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一次展览,首次为中国观众带来他摄于中国之外、扩至全球视角的多件经典作品。

中国、美国、印度、韩国、阿富汗、苏联……自1970年代以来,刘香成用镜头记录下许多耐人寻味的瞬间,其中,有些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帝国崩溃、战争爆发;有些是细微的温情日常:平民换上时髦新装,明星卸下光鲜妆容……这些浩然洪流中的光阴切片,层层叠叠拼贴出历史行进的方式。

72岁的刘香成为人谦和、语速平缓,娓娓道出自己近半个世纪游走世界的拍摄心得:“每个人都有苦有痛、有酸有甜,摄影师应该平视镜头前的任何人,怀着深切的 empathy(同理心)尊重每个人,不要俯视或仰视。”

大白菜在天上飘,好像一个个乐谱音符

刘香成掐指一算,自他举起相机将镜头对着中国,今年已是第46个年头。

1951年10月,刘香成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香港,他父亲刘季伯是湖南邵阳人,曾活跃于香港新闻业并从事国际新闻编辑一职。1949年开国大典那日,香港《星岛日报》一篇题为《春天来了》的热诚社论,执笔者就是刘季伯。

童年时期,刘香成随母亲陈伟雯回福州生活。他外叔公陈璧是清末任期最长的邮传部尚书。刘香成父母结婚时,陈家送给新婚夫妇一座宅院,取名益香亭。

1957年,刘香成入读福州鼓楼一中小学,在幼稚园当园长的母亲带着他搬回益香亭大宅,但这里已不是刘家私产,他们住在后院,前院陆续住进许多人。“我会这么长时间一直有兴趣将镜头对着中国,想来这是个选择和倾向。如果当年我在福州没有经历过‘大跃进’‘除四害’那些,就不会对这个社会有这种记忆和感情,许多海外华侨其实并没有真正进入这里的兴趣。”

1960年,刘香成回到香港生活。1969年夏,刘香成前往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修读国际政治。平日他也去城中看些展览,接触到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等人的作品后开始关注摄影。大学最后一学年,他凭兴趣选修了摄影课,课余拍摄了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女

人和犹太教机构中的智障儿童等社会边缘群体。这组颇具同理心的街拍吸引了摄影大师基恩·米利(Gjon Mili, 1904-1984)的注意,他邀请这个东方小伙子到自己所在的《生活》杂志实习。这次相遇,开启了刘香成此后传奇的摄影生涯。

在大学图书馆里,刘香成发现了小册子《中国新闻分析》,那是定居香港的一位匈牙利牧师编辑的英文出版物,当时是西方人获知中国动态的一扇窗户。刘香成每期都读得入迷,由此萌生回中国的念头。此外,他还找到了马克·吕布的影集《中国的三面旗帜》,“我深受触动,因为我也参与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76年9月中旬,刘香成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特约摄影师,凭借“港澳华侨回乡证”抵达广州。1979年中美建交后,刘香成在北京正式住了下来。

1981年,刘香成拍摄了首都四季青人民公社农民采收大白菜的照片,“当我看到农民把大白菜扔上大卡车,我也尝试去扔,结果发现根本扔不动,因为大白菜刚割下来,里面都是水分,很重,但那些农民在卡车两边一个个扔上去,我发现,大白菜在天上飘,好像一个个乐谱音符:do、re、mi、fa、sol、la、si,满天都是大白菜,我就等着它们形成一条长虹,拍下来既诗意,又说明了老百姓的需求。我好多图片都跟当时的社会产生关联。”

外国记者身份与华人面孔,让刘香成能顺利开展工作。据统计,1979年至1981年,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65%的图片都是刘香成拍摄的。他的照片保存了中国那个年代的记忆,画面中既有国家领导人,也有平民百姓;既有进行中的农村经济改革,也有城市里逐渐增多的巨幅商业广告和现代化设施。

那个年代的文人,这个时代的明星

2023年6月14日,刘香成发了条朋友圈:“昨天我十分尊敬的艺术家朋友黄永玉先生走了,我永远怀念并记得他慈祥地告诉我:‘香成,你随时想吃我们家乡的豆豉炒辣椒,你就过来’……先生一路走好。”

走进刘香成摄影回顾展“面孔”板块,黄永玉先生挥毫的老顽童肖像照迎面映入眼帘。1996年,黄永玉曾为刘香成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第四版)作序,称赞这册影集“是一种历史和情感的焊接剂”,“把我们当年再错过、再忽略也毫不惜的生活余痕准确地捕捉住,成为珍品”,“用但以理式的预言、伊索的隽智告诉我们,不要绝望,历史并非到此结束”。

回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香成曾登门拜访过黄永玉、黄苗子、吴祖光、侯宝林等多位文艺界前辈,这些老人在特殊年代饱经沧桑,他们同年轻的刘香成聊成了忘年交。

刘香成30岁生日那天,黄永玉、侯宝林都赠他墨宝,还教他怎么吃大闸蟹,吴祖光夫人新风霞画了一幅桃子送给他。刘香成在与这些前辈谈笑风生之际,不动声色按下快门,为那个年代的文人保存了一帧帧生动的肖像。

展墙另一侧:“笑容可掬”的阿城、《有话好好说》片场“横眉冷对”的张艺谋和姜文、列车上略显忧郁的巩俐、望着晶莹雨滴若有所思的周迅、在氤氲的荷花池边埋首作画的曾孝濂……面对刘香成的镜头,他们卸下防备,展现出自己纯任自然的状态。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刘香成的镜头也聚焦当代的明星艺术家:蔡国强、刘小东、张晓刚、曾梵志……他拿起相机拍下他们的高光时刻,有时只用眼睛观察,阅读他们身上独特的时代气息。

“我的照片抓取的是重新燃起人文精神的中国和中国人。这段转变时期中充满了急切与新奇。经过这一时期,中国真的开始融入了世界。”1981年,刘香成以“锐眼”捕捉到天安门广场上专心备考的莘莘学子,也随爱新觉罗·溥杰回到故宫,在空荡荡的紫禁城为老人家拍下一张意味深长的肖像。

美联社有个“多弹头导弹”

当年在审判“四人帮”的新闻争夺战中,每天上午11点庭审休息,12点美联社的稿件就发布到了全世界。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逢人就问,美联社有个刘香成,简直就是个“多弹头导弹(MIRV)”,隔三差五“放火箭”(新闻行业抢先发布独家新闻叫“放火箭”)轰炸我们,搞得我们很被动。

20世纪最后25年里,刘香成背着装有“相机、镜头、卫星电话、暗房设备、打字机和传真机”的超重行李,常年穿梭于国际新闻现场,记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好莱坞的名利场、南亚地区的军事冲突,再到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解体。

在先后为《时代》周刊和美联社服务的17年里,刘香成见证了20世纪诸多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曾于1989年和1992年当选美联社年度最佳摄影师。

东西方文化的“摆渡人”

“我以摄影的形式表达我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与

西方摄影师、与中国国内的摄影师视角都不相同……如果不是早年在福州生活,如果不是在性格形成时期有西方生活的经验,我绝对不会看到新中国这些细微的差别。在中国早年的生活使我了解了制度的必然性,而同时,我在美国和欧洲的生活经历又让我接受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

早在美国求学期间,为完成关于法家和韩非子的毕业论文,刘香成曾花大把时间阅读李约瑟的书籍,尤其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它给了我一种看待中国的新方式,以一种远距离的、超脱的方式描述中国的过去和文化成就。”

刘香成坦言,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做“翻译”工作——翻译东西方两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把一方的真实想法,用另一方能够听懂的语言传达过去。早年,他用的是镜头语言,后来任职时代华纳和新闻集团的高管,他仍在沟通不同的思想,尝试以视觉叙事打破各种认知壁垒,在各种关系中重建互信。

北京申奥成功后,凯伦建议刘香成为外国友人了解中国做点什么,于是便有了2008年出版的厚重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2011年10月,辛亥革命百年,刘香成又编著了影集《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这100年里中国人吃了很多亏,我想用这些图片,让大家看到事实的细节。”

为了编辑这本影集,刘香成满世界搜集图片,“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他还远赴澳洲,寻找担任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老莫理循家族遗留的资料,顺藤摸瓜找到了关于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两组珍贵图片,“百年耻辱”的历史细节,在海量图片里渐渐浮现。

在东西方双重经验交织影响下,刘香成既是“融入者”,又是“中间人”,多元的教育背景培养了他对文化的敏锐度,让他得以对中国抱有深刻的理解。“无论你来自何方,如果对新中国前35年的历史不够了解,那对于后35年直至今天的认识也会产生偏差。在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都少交点学费、少走些弯路。今天,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想要理解这个复杂的国家,都不要忘了,那些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的图片,曾经就是几亿人真实的生活方式。” 李乃清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